



串起文明的印迹

——吉线 G331 采风手记

□刘 君

有关文明的絮语

人类文明，多肇启于山川大河也。

然而，当我伫立在长白山峰巅之上，惊叹于天池这潭“无根之水”的奇绝时，更被这一池碧水涵蕴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之大境所震撼。此时，唯庄周附体，才有“梦蝶”般关于“天人合一”的奇思妙想，才有“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的和韵天生。只不过，庄周末必来过长白山，而这天池却是实实在在地历经地壳变幻、火山喷发而岿然屹立，大道无言，兀自荡漾。

三江流远，人迹纷至，文明滋长。中国东北，以丛林和雪原滋养着这里的各族人民。在人类与大自然共生的过程中，这里成就了以狩猎和采挖为特征的长白山山地文明。

长白山有多美？有诗为证：

巍峨长白山
关东第一山
巨龙卧波
横亘在祖国东北边陲
三江之源
蕴含着世间钟灵毓秀
原始 源头 元气
叹造化之诡异
神奇 神秘 神圣
美人工之奇绝

这里，有着扶余、高句丽、渤海、辽、金等政权更迭的金戈铁马与凄怨哀伤；这里，有关于东北抗联、四保临江、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还有闯关东人家的文化遗珠……

天池生，三江成。其神秘、瑰丽、悠远的深处，蜿蜒曲折，越山涉水，古之盐道、朝贡道，人类行走的印痕依稀尚存，在那莽莽森林中，在那皑皑雪原中，渐渐泯然于杂草与朽木丛中矣。而吉线 G331，过集安，奔临江，向长白，溯鸭绿江而上；出安图，穿和龙、龙井、图们、珲春，沿图们江而下；驻足二道白河，笑看松花江浩浩荡荡由东向西奔涌而去。

吉线 G331，将长白山山地文明印迹串珠成线。得益于沿途边境 10 县(市、区)的文明之花，日渐绽放本真的颜色，其神秘的面纱，正向世人徐徐展开……

天然的生态大境

天池悬空，位于主峰之巅，形如莲叶初露，碧波如镜，镶嵌于群峰之中。驻足池畔，可感知雾霭风雨和瞬息万变、虚无缥缈的长白山风云。风平浪静、天高云淡之际，湖面平静如处子；柔弱似少女；风力骤起，湖面霎时狂风呼啸，砂石飞腾，甚者暴雨倾盆，冰雪骤至，令绰约多姿的奇峰危崖顿时罩上一层朦胧面纱。环池四周，草木不生，然天池怪兽却传闻已久。

主峰望去，白云峰、天文峰、紫霞峰……长白十六峰，群峰屹立，峰峰相依，脉脉相连；一峰一故事，一峰一佳景；擎天矗立，苍莽磅礴，相映成势。

长白飞瀑，牛郎惊渡，可谓“银河落下千堆雪，瀑布飞流万缕烟”。在经天纬地、云翻

雨倾之间，声若群虎咆哮，势如万马奔腾，状似白练飞纵，以雷霆万钧之势，玉龙般扑向谷底，倏尔远逝。

飞瀑近处，滚滚黑石之下，有地热数十处，大如碗口，小若指粗，分布在冰雪覆盖的 1000 平方米地面上。温泉成分有别，色彩不同，把周围的岩石、砂砾染成金黄、碧蓝、殷红、翠绿……阳光映衬之下，五光十色，令人赏心悦目。这些高温温泉，多数在 60℃ 以上，最热可达 82℃，放入鸡蛋，10 分钟左右即熟。温泉煮鸡蛋，实为一绝。

植被 2000 余种，遍布于山坡、林下、谷地、河边……抬望眼，漫山遍野，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令人称奇。初春时节，冰雪未融，高山杜鹃顶风破雪傲然开放，是花的海洋，也为报春而生，宏阔辽远，堪为人间仙境。

大峡谷乃火山爆发形成的地裂带，长约 60 千米，宽处约 300 米，窄处仅数米，深达 150 米。两岸森林茂密，遮天蔽日；植被万千，色彩斑斓；溪流如梭，交错游走；奇石造型各异，如兽、似人、状仙，错落有致，俨然奇峰异柱的自然艺术长廊。

唤醒沉寂的文明

未去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和讷殷古城之前，我对于吉线 G331 沿线历史的了解，始终是碎片化的。即便在长白县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其长达数百年因没有文字记载而文化断层的现象，至今不得解。然而，随着解说员的娓娓道来，那些散乱的历史片段，慢慢地焊接成线连成篇了。

这片土地上的远古民族除《山海经》记载的肃慎外，还有濊貊等。在讷殷古城的博物馆里，吉线 G331 沿线各民族都能找到自身演变与融合的经络。以满族为例，其由古代民族肃慎演变而来，先后有过挹娄、勿吉、靺鞨（黑水部、粟末部）、女真、满洲等称谓。

可以说，每一次民族的更名，都意味着政权的更迭和权力的再分配，也许是宫廷政变，也许是族群互殴，也许是外族入侵，这些在博物馆里没有详细的史籍资料，大都在岁月的罡风吹拂下湮没了。仅存不多的遗址有集安丸都山城、龙井汗王山城，虽然护城墙、供水设施、进出车道等一应俱全，还是以防御为主，隐含部落特征。努尔哈赤对讷殷部落的征讨，少数民族内部的聚力而已，放在整个地区数千年来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之下，不过小小插曲。

吉线 G331 沿途的历史，恰若羞答答的玫瑰，需要你拿出“千年等一回”的勇气与耐心，在绵长辽远的历史长河中、在静悄悄地品咂探微中去触摸和感知。也许，现今的考古挖掘与史料整理，离完成整个文明的拼盘，尚需时日。

肃慎在舜、禹时代即与中原建立了联系，《竹书纪年》载，帝舜二十五年（前 2103），息慎（肃慎）氏来朝，贡弓矢”。肃慎人用天池火山淬炼的“櫜矢石弩”，向周王朝献上忠诚与勇毅。《史记》的记载，本无须再考，而长白县境内出土的“菡相如青铜戈”，则是中原与吉线 G331 沿线先民交融的实证。

唐朝管辖下的渤海政权，每有新王即位，必向唐朝请赐封号，唐朝派使节册封。渤海

国几乎每年都派使臣去长安朝贡，在唐代，渤海国朝贡达 132 次，唐朝册封 19 次。一条由渤海国通向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的通路——朝贡道由此诞生。位于珲春的东京龙原府、位于和龙的中京显德府、位于临江的西京鸭绿府都曾是朝贡道的水陆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在抚松、临江等地，采风团踏察了这条交通要道的遗迹。朝霞如注，斜阳漏影，岁月打磨从未稍歇，不过，那些带着人迹残痕的泥石路面，似乎仍可窥察曾经的繁华。

与祖国西南、西北的大山相比，长白山的海拔与相对高度并不突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因为居住在山区而与外界隔绝。如果说朝贡道属于官道的话，长白山还有盐道、挖参人走过的参道、狩猎人留下的狩猎道。三江串起的水路，不仅用于放排，也是与外界交流、贸易的交通要道。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都有放排卧子的传说与故事，依然在生动地讲述着属于这里的文化记忆。

历朝历代，随着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管辖，其间也不乏东北少数民族政权逐鹿中原的野心，然融合的步履势不可挡，而清朝的建立，则加速了这一地区各族人民与中原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如今这些“道”，因为有着像吉线 G331 这样的现代道路被打通，大多消逝在森林和雪原的深处了。

但是，这些曾承载人类记忆的印迹，有的尚可循道觅迹，如：和龙大洞旧石器遗址、延吉图们交界处的东夏国遗址磨盘村山城、长白县砖瓦结构的千年灵光塔、集安的好太王碑……仿若在悄悄地耳语今人：“你从哪里来？”

这些由吉线 G331 串起的文明印迹，正

在打开尘封的记忆，缓缓地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启迪我们的，有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传说，有源于这片土地的古老而深沉的文化。

特有的精神品格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那山，那水，那人！路依山走，车沿江行。一路沿吉线 G331 行走，见证了“那山”的巍然与大气，感受了“那水”的澄澈与亲和，而令人生出无限眷念的，是那些山窝子里冉冉升起的袅袅炊烟，是那些公路两旁排列整齐、红砖白墙的边境人家，是那些灯火通明、顺路而建的沿江长廊……

当你围着集安火盆炕交错时，当你一粒一粒地品尝“挂珠粒”的甘甜时，当你与朝鲜族姑娘、小伙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时，对眷念不免有着更加深刻的顿悟；这里的人们，带给你的如家乡般的热情与豪爽。

山的骨骼是挺拔的，水的肌肤是柔韧的，雪的足印是坚定的。山水雪揉捻出来的人，又会具有怎样的特质呢？在吉线 G331 沿途采风，令我对这方土地上人的气质与性格，竟然生出些别样的理解了。

晚清的吴大澂、清末民初的吴禄贞面对列强，展现出了护国的忠勇与临敌的无畏。“山河破碎风飘絮，誓挽狂澜复太平”，他们的精神气概，至今依然在珲春与龙井两地的历史天空回响。

和龙市头道镇公园园里那棵柳树，是抗联烈士朴恒活于 1924 年女儿出生时栽种的，见证了东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和龙县药

人 参 河

□苗增娟



测，在 1686 年以前，参农就在抚松种植园参了。这个发现是有依据的，1987 年 11 月 2 日，《抚松县人志》主编陈福增、编辑杨春峰为考察抚松园参栽培历史，在抚松县东岗镇林场副场长朱焕祥的指引协助下，踏访到抚松县东岗镇西江村老参池底子的相关记载，选伐一棵高 21 米、直径 0.54 米的榆树，查年轮认定已生长了 231 年，按参后自然还林生长规律推算，参池底子距今 400 年以上，即公元 1567 年，也就是明朝隆庆元年，可见抚松是长白山地区栽培人参的发源地之一。

G331 国道沿线风景悠远，东岗的山坡上随处可见长长的参棚。园参来自山野，长于参农的呵护，成于自然的馈赠，是满载着大山灵气的宝贵之物。

“人参河”是人参往事江海中微小的一滴，却同样光耀有趣。西江村作为抚松县东岗镇的一个偏远小村庄，村西北方向就是明朝参池底子的位置，这么一个小小村落，怎么会成为人参之乡的源头呢？

唯一的答案可能是与大明吉林水师和郑和下西洋有关系。从记载上看，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打通了辽东都司到吉林的陆上交通，从此吉林纳入明军势力范围，吉林水师

水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见证了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见证了中共龙县委在此点燃的抗日烽火……如今，巨柳如盖，历经百年，葱茏依旧，愈显苍劲挺拔。人们纷纷前往，围绕观谒，不为打卡，只为对革命老区先烈的缅怀与崇敬，对先烈精神的延续与传承。

采风团沿吉线 G331 顺鸭绿江访行，江水拍云崖，雕鹰啸声远，雾霭笼氤氲。聆听着同行专家谈及一个个关于放排卧子的传说，那些淡然生死、劈波斩浪的放排人勇敢的身姿，跃然而至。

而更令人感动的，是沿途散落在密林深处的那些抗联密营，集安、临江、抚松……一路采风，在体验与倾听中，生发出的是关于血肉战火的心灵震颤。杨靖宇、魏拯民、王德泰、陈翰章、张荫华……这些抗联英雄们在冰天雪地坚持抗击侵略者的事迹，弥漫在我们心间的，是对英烈们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坚持抗战的感佩，更是对先辈们展现出的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民族意志的礼敬。

长津湖战役“冰雕连”途经的鸭绿江桥，在我国一侧正好在 G331 上方，与公路呈十字交叉。漫步江桥之上，G331 恰似一根银线，在群山丛间依江而走逐渐渺远，而宋时轮将军带领的“冰雕连”将士们，在战火硝烟中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战场的身影，顿时在眼前浮现而来。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及背后的英雄人物，映射出的是忠勇、坚忍、果敢的精神品质，已融入这里人们的血液中了，成为他们品格的一部分。

海纳百川，与时俱进，不也正是这里人们的又一种品格吗？

（本稿图片由 关晓东 张景峰 摄）

开始兴起。《吉林地方志》记：“明代洪武年间庄德东征，悉赖水师，借松花江以济，而鸡林（吉林）乃航行之始。以补足明史兵志之阙。”《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辛巳，周兴等率师至开元卫，得知西阳哈在黑松林，命令指挥庄德，领舟师顺脑温江（嫩江）下忽刺温盖卢口（少陵河口）。”两处所提到的都是指洪武二十八年明军与女真割据势力西阳哈的一场战争，主导这场战争的正是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由此可见在洪武二十八年，吉林松花江上已经有了一支战力强悍的水师劲旅。

水师创建和训练需要较长时间，建造战舰的船厂更需要时间来进行筹备和建设，因为要成建制地完成军队和物资的调动，水师至少要达到几十艘战舰的规模，还要有相当数量的补给保障船只，甚至还有出海的“宝船”，木材成为必需品。长白山松花江和鸭绿江两岸的森林因得天独厚的运输条件被最先采伐，西江村紧邻头道松花江，山岗缓坡的大片树木流向吉林，厚厚的腐殖土适宜栽种人参，国家行为产生的附属利益使园参应运而生。

人参不在山里，而在水里，在头道松花江的怀抱中。

清晨的阳光像一缕金丝，轻柔地缠绕在山崖上，我站在松花江畔的碧水前，遥望这条抚松的母亲河。峡谷高耸间，这江水流淌了不知多少年，依然焕发着活力，养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代代人民，滋润着万物生生不息。远处的漫山绿野在晨风中轻轻拂动，像一首无声的诗词，诉说着千年岁月的荣光。

忽然，在江畔的“二级台地”上，我看到林间出现一片顶着红籽的人参，不禁惊呼起来。走近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林下参园，这是一年中人参最为鲜艳的时节。一位看参人走过来，我向他问起“人参河”，向他讲述了“人参河”的故事。他笑了，指了指参园，又指了指头道松花江说：“这里就是‘人参河’啊。”

我浑身一颤，犹如致敬一般望向头道松花江。大江奔涌，在时光背后，昔日繁华的唐渤海国朝贡道、历史久远的松花江放木排、质朴纯真的长白山采参习俗、艰苦卓绝的东北抗联等多元文化在这里激荡交融，默默讲述着民族文明交融的故事。“人参河”往事已被传续，变成了传说，又回到了现实。